

朱德“伙夫头”称呼的由来

□ 何小文

时人不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熟知井冈山斗争历史的人绝大多数都知道红四军军长朱德有一个称呼叫“伙夫头”，而伴随这个称呼的由来也派生出了好几个精彩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奇怪的是，朱德这个“伙夫头”称呼不仅没有损害他作为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威信，反而使他那可亲可敬的形象呼之欲出。此后，无论作为红军的总司令，还是作为新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相反，他的言谈举止，他的穿衣戴帽，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生活起居，处处都保留着一种朴素的风格。

按理说，朱德经过严格而又正规的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训练，对日本军事理论造诣颇深，且留校当过军事教官，后又在德国和苏联深造过军事学，经过多次战争洗礼，已经完全可以说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更何况他几乎从投入国民革命军伊始就担任着高级领导职务，怎么会以“伙夫头”形象著称于世？

其实，朱德并非生就一个“伙夫头”形象，我们可以从他在学生时代，抑或是教员生涯时期存留的相片中看出他绝对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人。特别是朱德在滇军中任职的时候，那戴着八字胡，身着戎装骑在战马上不苟言笑的样子，绝对给人以极其刚毅威猛的感觉，即便他和云南陆军讲武堂诸多同学（如朱培德等人）的合影照中，也“酷”得令人生畏。

早年的朱德与“伙夫头”形象挂不上钩，但人们对他的称呼与他自身的形象那么“深入人心”，以至许多人都对此都有过“精彩”的描述。

抗日名将续范亭赠诗描述过朱德：“时人不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德国人王安娜描述自己在延

安初次和朱德见面，朱德给她的感觉时说：“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爱泼斯坦谈到他对朱德的印象时说：“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海伦·斯诺干脆说道：“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

那么，朱德又是如何从一个职业军人形象转化为普通民众形象，乃至日后在人们的眼中成了一个显不出有任何英雄色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的呢？

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

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要探究这一现象，我们似乎可以用唯物辩证法去探究朱德的心路历程，并从中找寻答案。为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

1922年，在滇军中历练13年的朱德早已厌倦了军阀派系之争以及无休无止的战斗，而终于摆脱旧势力的羁绊，远渡重洋到德国留学。在那里，他学到了马克思主义，投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实现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1926年，在党组织安排下，朱德回国参加北伐革命。随后赴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以及和陈毅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特别是服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安排，赴南昌以协助驻赣的滇军将领朱培德从事军政工作为名而暗地协助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等。

一些非常的经历和磨炼，如参加了多次革命运动，成就了朱德轰

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特别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后的思想变化，更引发了他的行为变化。这个变化是空前的，也是有着长久的影响力的。我们甚至还可以从参加革命后的朱德写的一些诗词中，体会到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后的那份欣悦之情。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这是朱德在1926年，为策应北伐，去泸州会友时写的几首诗中的一首。在诗中，他还郑重表明自己的志向与追求：“我本江南一蠹生，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

于是，原本锋芒毕露的朱德，开始脱胎换骨，其外表开始变得“平平无奇”和“没有什么军人气概”。这既是朱德长期有意识地克制自我，不突出自我，追求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思想导致的结果，也表明他已把献身革命事业作为最终归宿的心境。这个心境还包含着他与生俱来的农民情结。换句话说，就是他始终心系最普通的人民群众的这种心境表露。而恰恰这种心境表露使得朱德一方面常常能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免于危难，另一方面也常常使他在当时或以后被人忽视。如在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的那段时间里，朱德曾因被当地土匪误认为伙夫而逃过一劫；在红军长征期间，朱德也曾被手下的红军战士当作伙夫支来使去。

因为如上的原因，后来朱德以“伙夫头”形象出现就不显得奇怪了。

陈毅将朱德的“伙夫头”形象向中央作报告

1927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经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龚楚。龚楚回忆道：“朱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昌暴动后经过抚州，

由抚州出发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队刚刚集合在大路口的旁边空地，等待革委会的首长们到来，然后行进。这一天第一批出发的是前卫部队，朱德的第九军，最先行的约有一排武装士兵及几个手上拿着红绿标语的政工人员，接着又是两排士兵，跟着朱德就步行来了。他身后跟随有几名卫士及一个马夫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后面便是他们的大队，不到一千人。行进时，政工人员不时高呼口号：‘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部队士兵也跟着高叫。我当时觉得这个口号很新鲜！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出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

“我们脱离范（石生）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朱德的回忆也同样可以佐证这一史实。

及至1929年9月1日，陈毅更是将朱德的“伙夫头”形象向中共中央专门作了报告。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写道：“红军的官兵夫薪饷吃穿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区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就这样，朱德的“伙夫头”称呼不仅扬名八百里罗霄，同时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甚至还在更大的范围获得了“传播和推广”。

（摘编自《党史博览》2017年第3期）

人物志

传奇考古学家哈金与阿富汗宝藏的故事

□ 邵学成

古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非大陆各个文明实体的大通道，2000多年来，这个由众多探险之道、商道、使节通道构成的陆路海路系统，承载着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使命。陆地丝绸之路途经中亚、西亚、北非直到欧洲，海上丝绸之路经由东南亚、南亚、印度洋、非洲直到地中海。中国历史上，古丝绸之路发生了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汉与古罗马贸易往来、佛教东传、玄奘西行、马可·波罗来华、郑和下西洋等世界性故事，除了这些故事，还有无数文明的碰撞交流，构成了丝路传奇。在全球化的今天，还需要以其他文明作为视角来回望古丝绸之路的历史。

命的哈金开始就任第二任DAFA考古局长，为了摆脱成果荒芜的窘境，必然要发掘一座城池，做一件考古学意义上的大事。

哈金出生于卢森堡，是藏学家、考古学家，与汉学家伯希和等人交往甚密。1930—1933年担任东京日法会馆的主任，其间参加雪铁龙穿越亚洲探险活动时，先后考察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熟悉汉文材料。哈金继任后，面对一筹展展的僵局，中国的文献又带给他新的启示。《大唐西域记》中“异方奇货，多聚此国”的“迦毕试国”进入哈金的视野，同时史书中记载玄奘还曾在此发掘古代“汉质子”遗留下的宝藏，用于修葺损毁伽蓝寺院的故事。中国僧人玄奘的确是一把万能钥匙，一直是解开亚洲古代遗迹之谜的源泉。

在经历过数次探查之后，哈金和助手卡尔在阿富汗开始发掘贝格拉姆遗址，忠于职守地服务于自己热爱的考古事业。新发现的贝格拉姆王城没有城墙，是一个长约500米的遗址，包括新老两个城池遗址。

1937年在新城标号10的房间遗址中发现著名的贵霜王朝贝格拉姆玻璃器皿、罗马青铜器等。1939年在标号13的房间陆续发掘出土了印度的象牙、希腊风格的石膏浮雕板模型和青铜制品等。中国的漆器和丝绸也被发掘出来。贝格拉姆珍宝的名称被正式提了出来，带给世人一个大惊喜。

哈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

而此时，阿富汗的右邻中国却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抗战行动，倾全国之力在抵抗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热爱中国考古学的哈金也陷入了焦虑，长此以往，中国国将不国。

对中国的忧虑还未散去，来自于祖国的坏消息也传来了。1940年，法国本土沦陷。当法国败北的消息传到喀布尔时，哈金正在进行贝格拉姆的第5次发掘。哈金已经无法在阿富汗安心工作下去，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趋使，使得他不能像其他考古学家一样变节，在维希伪政权下继续研究。考古学家哈金选择了投笔从戎回到法

1497年，葡萄牙船长达·伽马率领船队绕过非洲最南端，于1498年到达印度，开辟了欧洲到达亚洲的“新航路”。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也是大多数论著对葡萄牙开辟新航路的目标的叙述。获得东方香料的确是葡萄牙的终极目标，但这个目标是15世纪葡萄牙在西非沿岸不断探险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来，葡萄牙探险的早期目标是到达西非的黄金产地。

中世纪后期，虽然欧洲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模糊而且不完整，但是他们肯定知道香料、棉布、黄金的原产地：丝绸来自中国；胡椒、肉桂和宝石、优质棉布来自印度；黄金、象牙和奴隶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1291年，热那亚一对兄弟就企图绕过非洲航行到达印度，但是此后杳无音信。14世纪和15世纪初，热那亚、葡萄牙、弗兰德爾、西班牙的水手经常在大西洋水域航行，相继发现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虽然这些早期探险活动的范围和成功都是有限的，但是发现一条绕过非洲大陆到达亚洲的航线，这一观念已经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开始形成了。

1415年，趁西北非洲摩洛哥的穆斯林政权开始走向衰落之际，葡萄牙占领摩洛哥的要塞休达城，不仅打破了穆斯林对西地中海海路的控制，而且以它为基础，攻占了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几座城市。葡萄牙士兵在这些城市里不仅见识了穆斯林商人从贸易中获得的大量财富，而且获取了更多有关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骆驼商队信息。但是由于北非穆斯林政权的阻碍、撒哈拉沙漠的天然屏障等因素，葡萄牙人难以穿越撒哈拉沙漠，接近黄金和奴隶的源泉。

非洲自古就有一条跨撒哈拉沙漠、把北非、地中海世界与西非连接起来的沙漠商路。北非沿岸自古相继承为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出产布匹、玻璃制品、武器、书籍和其他手工业品；而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则储藏了大量红铜和食盐资源，其绿洲则出产香甜而营养丰富的椰枣；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热带草原则生产谷物、纺织品和金属制品，并且开采了大量金矿。但是直到公元4世纪，随着骆驼的引入，跨撒哈拉沙漠长途贸易才变得可能。几个世纪后，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北非阿拉伯人也组织骆驼商队跨越沙漠。他们首先寻找的就是黄金，用毛驴驮运到撒哈拉南部边界转运点，然后用骆驼运输北上，长途跨越撒哈拉沙漠。非洲的象牙、可乐果、奴隶在沙漠、地中海沿岸及其他地区都有很大的需求。撒哈拉沙漠不再是商业和跨文化交流的障碍，而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商路。骆驼商队规模很大，有的甚至达到5000

十五世纪航海探险葡萄牙的

峰骆驼和几百名商人。1000多年里，这些骆驼商队穿越沙漠，把西非内陆与北方各地、各民族连接起来。

1420年，被后世誉为“航海家”的葡萄牙王子亨利开始派遣水手从拉各斯附近的港口出发，希望发现传说中的“金河”——也许是非洲几内亚沿岸的塞内加尔河，甚至是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亨利王子早期探险都是指向那个目标。1436年，葡萄牙一支船队从博多尔角以南返回，宣布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河流的三角洲，他们认为这就是亨利王子急于确定的传说中的“金河”。1441年，一支葡萄牙探险船队沿着几内亚湾到达布兰科角以南，带回大量奴隶和少量黄金。到16世纪末，约15万黑人奴隶被掳掠到里斯本。1455年，教皇通谕生成，这也是第一份明确授予亨利王子绕过非洲寻找到达印度海路的文件。

1487年，葡萄牙船长巴托罗缪·迪亚士率领船队终于绕过非洲大陆南端，发现了所谓“好望角”，葡萄牙才真正看到了实现直航印度这个终极目标的可能。

15世纪，由于自然资源、人力、财力、航海技术等影响，葡萄牙历经80多年，才逐步实现其探险航行目标。这种脚踏实地的国策值得许多国家借鉴和学习。

金的好友伯希和，这位在二战中服务于维希政权的汉学家在美国做二战学术报告时，声泪俱下地追悼他的好友哈金，他说能代表法国考古学家讲述二战时的亚洲研究成就，自己非常羞愧，因为同样曾是军人的他，更明白“士可杀不可辱”的含义。

哈金和伯希和这两位好友曾经一起在1930年代在北平旅行，也都是中法大学的聘任教授。他们也曾想增进中法博物馆文化事业交流，甚至哈金还曾许愿，等时机成熟时，要在故宫博物院策划一场阿富汗的文物展览，增进中阿两国了解和友谊。这些美好的愿望，终究因缺乏条件而未曾实现。

笔者在研究巴米扬佛教美术时，知道了哈金的这个心愿，也知道了这些尘封往事中战斗着的佛教考古美术学者的故事。21世纪，当世界再次年轻的时候，当阿富汗再次重建文化自信的时候，有谁知道这个法国考古学家保护了这批贝格拉姆宝藏？又有谁知道他没有苟且偷生而去抗击纳粹黑暗势力？

这些故事再次讲述出来的时候，“浴火重生”阿富汗宝藏在故宫的展览也结束了，尽管没人提到这段往事，但是哈金的心愿在70多年后终于实现了。人生亦是如此，前行路上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次跌倒，但只要身边还有伴我前行的人，那些困难和苦痛会化为笑谈。生活总会教给我们很多，尽管我们也会总会被时代局限。

战争产生的文明交融与毁灭是同步的，烽火连天、浴火重生的故事，也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诵，传到了今天的博物馆。在参观展览的同时，思绪顺流逆流到达崎岖不平的阿富汗山地的时

候，我们明白了哈金当年的抉择，理解了这位一直战斗着的考古学家。

备受关注的故宫阿富汗珍宝展刚刚结束，很多人看完展览后心生迷惑，此次展览为何名为“浴火重生”呢？这些宝藏从发现至今又经历过多少波折磨难呢？

这些宝藏与法国考古学家哈金有着太多联系，关于哈金和贝格拉姆城市考古有太多的故事，可以称为“战斗中的考古学”故事。

第一个计划失利

从1922年开始，法国和阿富汗签订的文化协定中，关于考古学项目制定了在考古学领域垄断30年的文化协议，具体包括拥有阿富汗境内考古的发掘权、考古图像拍摄权，以及非贵金属和石质文物的对等均分的权利等。阿富汗并为此成立专门的考古机构DAFA。DAFA汇集了富歇、建筑师高达尔、吉美博物馆的主任哈金、地质学家巴赫图斯等优秀学人，他们在阿富汗开始了未知的考古研究征途。

第一任负责人富歇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佛教考古计划，以印度和伊朗考古调查的经验为范例，热衷于佛教美术的富歇布局了整个阿富汗考古地图——从巴尔赫到哈达，富歇梦想着找到亚历山大东征后留下的希腊化遗产，以及按照中国文献《大唐西域记》寻找更多创造佛像的证据。

这似乎是一个志在必得的计划，在印度和犍陀罗佛教美术研究领域屡屡成功的富歇，没想到在阿富汗却屡屡遭受打击：1922—1926年，富歇在巴尔赫寻找巴克特利亚的希腊城市的考古行动失败，18个月的考古发掘几乎一无所获，被迫引咎辞职。

哈金发现了贵霜王朝遗址

1927年在哈达地区的老百姓被当地宗教毛拉煽动，以褻渎圣教的名义，